



老子集成

A Collection of Editions and
Commentaries for the Laozi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第九卷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A Collection of Editions and
Commentaries for the Laozi

老子集成

第九卷

目錄

道德經參補注釋	顧如華 孫承澤(一)
道德經偶解	李大儒(一二二)
道德經講義	宋常星(一二八)
道德眼	花尚(二八五)
道德經妙門約	潘靜觀(三二四)
老子宗指	吳世尚(三六六)
道德經集注	徐永祜(四一二)
道德經編注	胡與高(四四二)
道德懸解	黃元御(四八七)
老子元翼	郭乾泗(五〇九)
老子解	吳鼎(六五〇)

道德經注	徐大椿(六六五)
老子道德經校訂	紀昀(六九六)
老子音義考證	盧文弨(七二七)
老子道德經考異	畢沅(七三一)
道德經訂注	黃文蓮(七五四)
老子章義	姚鼐(七七八)

道德經參補注釋

顧如華 孫承澤

點校說明

《道德經參補注釋》，依《道德經》八十一章分章參補注釋。作者顧如華、孫承澤。

顧如華，字西獻，湖北漢川人，順治六年（1649）進士，官至浙江按察使，康熙四年（1665）時任山東道御史，顧氏上疏言纂修《明史》宜廣搜稗史，以備考訂。邀海內弘通博雅之士同事纂輯。有《西獻合稿》存世。孫承澤，祖籍山東益都，先世於明永樂中遷居京師，字耳伯，號北海。明崇禎四年（1631）進士，在明官至刑科都給事中。入清，任吏科都給事中，歷官兵、吏兩部侍郎。有《經翼》、《春明夢余錄》、《庚子消夏記》等文稿存世。孫氏事迹見《清史列傳》卷79。

此書書名『參補注釋』字樣，參，即

參酌評定之意；補，即斟酌補正之意。每章必引《三子口義》、《百家類纂》及蘇轍、焦竑等前賢話語，最後以自己略嫌簡短的意見作為『參補』。版本有《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本等，本次整理即以該本為底本。

老子道德經序

五味辛甘不同，期於適口；麻絲涼燠不同，期於適體；學術見聞不同，要於適志。今夫天下所以不治者，貪殘奢傲，吏不能皆良，民不能皆讓，以及於亂。誠使不貪矣，不殘矣，慈儉而讓矣，天下豈有不貪不殘，慈儉而讓，乃有不治者乎？今夫儒者高仁義，老氏不言仁義，而未嘗不用仁義。儒者蹈禮法，老氏不言禮法，而未嘗不用禮法。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民自化焉。故其言曰：我有三寶，持而行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為天下先，非禮乎？故用世之學，莫深於老氏。今儒者不務自治，而虛名之幻，內貪殘而外仁義，處奢傲而治禮文，此乃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而老氏之所下也。河上公序。見陳明卿選諸子奇賞。



道德經序

老子體自然然而，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倫化，為天地而立根，布炁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淳，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為神明之宗。三光恃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闡教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為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不言我為，玄之德也，故眾聖所共尊。道尊德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惟老氏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於無數之劫，其窈窕冥冥，眇邈久遠矣。世衰，大道不行，西游天下。關

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為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歡樂，則攜契玄人；靜思期真，則眾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炁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為之文？洿之不辱，歸之不榮，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道而見，傳告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為哉？弘之由人，所以尊妙，可不極精乎！粗述一篇，唯有道者寶之，太極左仙公葛玄撰。

老子題辭

見《中都四子》

郭子章曰：自玄風既遠，民生殷軫，欲克氣激，攘臂而仍之。急於名尸，務於智競，於是老氏之教生焉。其文五千，其旨玄玄，軌之於聖人之道，不無有過。然通萬方之際，不隨一隅之跡，遍九野，逕十門，挾日月，裨山川，孔乎滔而足以擊乎、固乎、樸乎，莫得其終綦乎？希言若缺，而無不包裹之矣。經曰：言有宗，信為卮言之宗，而法之者，終莫能及之。是後若莊，若管，若淮南，皆足以雄長百世，然以眎之老，乃纔居曼之十分一耳。張君攀龍守中都，亡何朱君元曦，以觀察至，子章以有事祖陵至，相與上下，今昔論之，則曰：老氏故中都人，今毫之天靜宮，其遺跡也。而莊而管而淮南，求其居里，亦皆中都屬焉？足稱中都四子，益彙而刻之。余讀列代《藝文志》書目，注《道德經》，自河上公、嚴君平而下，以至李含光，無慮百家，曰

指趣，曰新記，曰講疏，曰正義，其名不一而足，然莫善河上公。以公秦人，去老子不遠與？

道家類總題

《百家類纂》

漢《藝文志》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隋《經籍志》云：道者，蓋爲萬物之奧，聖人之至蹟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陰陽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萬物蠱生，則有經營之迹。至於道者，精微淳粹，而莫知其體，處陰與陰爲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資道以成仁，道非仁之謂也。智者資道以爲智，道非智之謂也。百姓資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聖人體道成性，清虛自守，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

明而人自化，不暇修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先王懼人之惑，置於方外，六經之義，是所罕言，《周官》九兩，其三曰師，蓋近之矣。然自黃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眾矣。下士爲之，不惟其本，苟以異俗爲高，狂狷爲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真。

宋蘇軾氏曰：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虛無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盡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昇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切論之，黃帝、老子，道之本也，方士之言，末也。

馬端臨氏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先儒之論備矣。蓋清淨一說也，煉



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爲而已，而略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淨。盧生、李少君、樂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爲之說，略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欲冒以老氏爲之宗主而行其教。蓋嘗即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爲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

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於名教也。至於經典科教之說，

盡鄙淺之言，庸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爲世患蠹，未爲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樂大、李少君、于吉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戮；張角、孫恩、呂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五千言曷嘗有是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

老莊解序

陶周望

注《老》、《莊》者，無慮數十家，言人人殊，支離破碎，讀者病之。石簣陶先生，去舊解十七，出獨解十二三。而《老》、《莊》二經，灑然復其故，如撥雲翳而覩青天也。或問曰：解則善矣，然往往以禪語解之者，何也？予曰：《老》、《莊》與禪語，奚必不同，若從其異者求之，《老》、《莊》固非同調也。請遂妄言之。夫五千言具在，初不及修煉引年之法，不過曰沒身不殆而已；亦絕無離世遺俗之心，功成名遂，乃身退耳。夷考其術，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欲奪故與，欲廢固興，欲歛固張，確然有一定之畫，舉天下惟吾所操從而無不如意，然又未嘗秘其術以籠世也。直明揭其道以示天下，曰虛，曰無，曰退，曰損，曰柔，曰下，曰不敢先，曰不自大，曰昏愚頑鄙，曰嬰兒赤子，如是而已矣。然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

解，天下雖欲稍出其範圍而不可得。三代而下，精於用世者，莫老子若也。若莊生者，善揣人情，籌世故，亦與老子同。然以之進爲而撫世，則慮有陰陽人道之患不免，有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之意；以之退居而閒游，則快然如得其所欲。蓋老子之學，猶有轍可循，有柄可執。莊子則益汪洋浩渺，而無所歸宿。梵書未入，先有蒙莊，亦天機之不容不洩者也。所不及佛氏者，佛氏嚴密，而莊生則稍疎誕矣。吾故曰：精於用世者，惟老子獨也。老子蓋霸者之祖乎？漢室君臣，用黃老致治，而宣帝謂本以霸王道雜之者，此之謂也。後儒緣飾儒術者，或有效有不效，得老子之意而用之，則人我並受其福矣。若史遷謂申、韓原於道德，猶言盜亦有道云耳，不應以是而誣道德也。莊子之學，遂不免爲泉石烟霞之主盟，詩壇酒社之濫觴，千載而下，無一知己。雖然，大而無用，莊子自道之矣。予之蠡測老、莊，稍稍不同者如此。或曰：然則又何云與禪

語同也？余曰：萬物之總，皆闔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老子不云乎：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而莊子亦云：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石簣精於禪，所見無非禪者。即謂老、莊禪也，可也。是編也，侍御劉公秘之帳中久矣，欲梓之以公同好，而屬予序之，因譔次前語，聊以請教云耳。乙卯仲秋日，鹿城後學張曾唯撰。

老莊解序

陶周望

老氏闡窅渺之微，莊生恢蕩譎之辯。後世尚之者，尊之爲經，排之者，至詆之爲術。余謂經之名，不可妄加也。以經名老、莊，老莊所不願也。經者，常也。老氏正慮人由周、孔之經，循其固然，守其當然，而忘其自然，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僞之首。曰玄之又玄，使知揖讓征誅，禮樂刑政，皆生於有，而出於無，豈肯道常道，言常言者乎？莊生意歸自然，而故幻其詞，不帖帖與老合，荒唐悠謬使人尋之無端，究之不可紀極，而莫可誰何。莫可誰何，則廢然返矣。蓋寔之無不然，不必盡然之域，以明自然而然。故曰：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正反經之言也，亦名爲經，不大冤乎？若夫微明敢殺之說，弱喪反真、有無尻首之論，誠有類乎術，然老、莊皆以明。皆以明道趣也，非教人以術也。人不善用之則術矣，非老、莊罪也。自老、莊之書



行三千餘年，解者亡慮百十家，雖互有短長，要其意自成一家言耳，與老、莊綦遠也。至我明會稽陶周望先生，始以素心道味，仰而窮之，成老、莊解二編。其領高，其會淡，故其旨深。平其

心，虛其我，芟其繁，疏其固，故其辭簡無論，開卷了然，如晤二叟。於語言文字之外，即百十家之殊旨亦頓露其精微而掩其丑拙，余是以不敢私爲枕中之秘，鋟而傳之，抑因是而有感焉。老氏不當周文之極敝，必無五千言。莊生不目睹儒、墨、縱橫、刑名、堅白如獄戰之不相下，內外三十一篇可以不作。當時尹喜當關曰：子強爲我著書。雜篇自標寓言十九，其意可窺也。竊怪儒之陋者，別之爲出世之宗。夫萬物本乎道，道本自然，一而已矣，孰爲出與人乎？凡立言者，皆不得已也。言猶藥也，有一病，發一藥，令世無病，盧扁一農夫耳。此宣尼晚歎於忘言，釋迦掃影於無字。古之至人，其歸一也。然則先生之成二編也，亦不得已。訂三千餘年百十家之訛耳，非真解老、

莊也。如曰解之，則二叟強言其自然，已不勝多矣，先生肯更定一足乎？世有知道者當然，余言即不盡然，先生必然之，二叟亦且然之矣。丙辰春仲，當湖劉延元題於泊如齋。

老子口義發題《三子口義》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故號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仕周爲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嘗問禮於聃。其言屢見於《禮記》，於夫子爲前一輩。《語》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太史公謂夫子所嚴事，亦非過與也。及夫子沒後，百二十九年，有周太史儋，嘗見秦獻公，言離合之數，或曰儋即老子，非也。儋與聃同音，傳者訛云。周室既衰，老子西游，將出散關，關令尹喜，知爲異人，強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其上下篇之中，雖有章數，亦猶《繫辭》上下。然河上公分爲八十一章，乃曰上經法天，天數奇，其章三十七；下經法地，地數偶，其章四十四。嚴遵又分爲七十二，曰陰道八，陽道九，以八乘九，得七十二。上篇四十，下篇三十二。初非本旨，乃至逐章爲之名，皆非也。唐元宗改定

章句，以上篇言道，下篇言德，尤非也。今傳本多有異同，或因一字而盡失其一章之意者，識真愈難矣。大抵老子之書，其言皆借物以明道，或因時世習尚，就以諭之，而讀者未得其所以言，故晦翁以爲老子勞攘西山，謂其間有陰謀之言。蓋此書爲道家所宗，道家者流，過爲崇尚其言，易至於誕，既不足以明其書，而吾儒又指以異端，幸其可皆病於此。獨穎濱起而明之，可謂得其近似，而文義語脉，未能盡通，其間窒碍亦不少，且謂其多與佛書合，此卻不然。莊子，宗老子者也，其言實異於老子。故其自序以生與死與爲主，具見《天下篇》，所以多合於佛書。若老子所謂無爲而自化，不爭而善勝，皆不畔於吾書。其所異者，特矯世憤俗之辭，時有太過耳。伊川曰：老氏谷神一章最佳。胡文定曰：老氏五千言，如我無事，我好靜，我有三寶，皆至論也。朱文公亦曰：漢文章，曹參只得老子皮膚，王道、謝安何曾得老子妙處。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

晉、宋人多說莊、老，未足盡莊、老實處。然則前輩諸儒，亦未嘗不與之。但以其借喻之語，皆爲指實言之，所以未免有所貶義也，此從來一宗未了疑案。若研究推尋，得其初意，所謂千載而下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

明文奇賞

《楊升庵集》

嚴君平注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爲胡越，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眾靈赫赫而天王之，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退爲壁客。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諸子辨

《宋潛溪集》

《老子》二卷，《道經》、《德經》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陽，一字聃。聃，耳漫無輪也。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書授關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實魯隱公之元年，孔子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嘗問禮者，何其壽歟。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百餘歲者，果可信歟。聃書所言，大抵斂守退藏，不爲物先，而壹返於自然。由其所該者甚廣，故後世多尊之、行之，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

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兵家祖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有，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莊、列祖之。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申、韓祖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張良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曹參祖之。聃亦豪傑士哉！傷其本之未正而未流之弊，至貽世君子有虛玄長而晉室亂之言，雖聃立言之時，亦不自知其禍，若斯之慘也。嗚呼，此姑寘之。道家宗黃老，黃帝書已不傳，而老聃亦僅有此五千言，爲其徒者，乃棄而不習，反依釋氏經教以成書。開元所列《三洞瓊綱》，固多亡缺，而祥符《寶文總錄》所紀，若大洞真，若靈寶洞元，若太上洞神，若太真，若太平，若太清，若正一諸部，總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多雜以符咒法錄，丹藥方技之屬，皆老氏所不

道。米巫祭酒之流，猶自號諸人曰：吾蓋道家，吾蓋道家云。

道德經序

大泌山房集京山李本寧著

太史公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括地志》曰：苦在亳州谷陽界，有老子宅及廟。《述異記》：瀨鄉石堂，有老子篆書《道德經》五千字，蔡邕就其旁以隸釋之。馬大夫守亳三年，新老子祠，復勒其書於石而有余同姓，又嘗承乏載筆玉堂之署，與藏室史略同，屬爲序。蓋老子大指，在澄闇濁而歸清淨，化矯僞而還自然。其治身，每退然處下，儉嗇柔弱，昏愚拙訥，偷淪缺損。謝絕世之榮名，要於少私寡欲，見素抱樸，得一、襲明、致虛、守靜，比赤子而象帝先。其治人，則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無棄人，無棄物，持其安，謀其未兆，民甘食美服，安居樂俗，甲兵不陳，什伯人之器不用，卻走馬以糞，鄰國相望，雞狗聲相聞。天地相合以降甘露，道大矣，德至矣，而無如後之。學老子而失之也，約

有三端：申、韓之刑名，蘇、張之捭闔，兩晉之清談是已。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爲刻削者曰：致其咸酸而已矣。故申韓之刑名，罪不在老子，在刑名而託之者也。老子曰：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道虧盈而益謙，有明徵矣。是說也，令夫人當張強與與之際，懼然而思警也，非道之巧爲取也，故蘇、張之捭闔，罪不在老子，在捭闔而託之者也。程子曰：申、韓與老子懸絕，蘇、張取道更遠。此定論也。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禮之用，和爲貴。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世儒執名義，膠器數以爲禮，人情厭苦之，而晉人放達興焉。當時業有識者，彼非玄心，但利其縱恣耳。老子意蓋以行禮者忠信薄而亂始生，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意，豈謂禮薄忠信而首亂哉？故兩晉之清談，罪不在老子，在清談而

託之者也。文中子曰：虛玄長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此定論也。《易》興，中古作者有憂患，故其辭危。老子去中古彌遠，憤世疾俗，其論更爲激切。按八十一章而求言語文字間，疑端訟府，殆不勝摘，惟此三家後人詬病最多，不罪後人，不善學老而舉以爲老子罪。吾儒之徒，有籍《六經》以文奸，學術偏頗，釀害天下者，可遂曰聖賢立教使然耶？莊子稱孔子，吾見老子，其猶龍乎。此或老子之徒，借孔子以重其師。乃《孔子家語》有之，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老子見周衰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關尹亦言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玉，中之存羽角，卑之存瓦石。是與非，惟置物者知之，後人不知而妄卜。且有以爲兵家之書，爲養生服食房中之書，禍天下更甚。又有好老子而過者，引與吾儒並立，有星月大小之分，而道家欲申老子於釋氏上，謂釋從老



出，兩家宗旨自不相蒙，而反以卑老子。《老子》注百餘家，即高皇帝嘗爲之注，今悉不敢采，第以《老子》本文，令讀者涵泳默識，至若射覆滋惑，增多口也。太史公傳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而後人尊之爲經，或以道德分上下，或以老子自爲一人，非孔子問禮之老聃。或以《列子》稱：皇帝書，任章告魏恒子語，周金人銘，其言俱見老子前，而老子引之。《三教論》謂：五千文，容成說老爲尹談。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老彭。楊龜山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不作可也。朱子曰：聃，周之史官，掌國典籍，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然於老子書無所短長，皆略不論。昔晉江夏李元著《學箴》，大都明老子非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余與馬大夫俱楚人，爲老子臺臺若此，詎敢自附楚國先賢，亦推明孔子與。

老子合易解

大泌山房集京山李本寧著

自漢尚黃、老，而《老子》書盛重於世，往往以《老》、《易》並稱。若嚴遵、禽廢、鍾繇、何晏、衛玠、阮修、殷浩、謝琨、伏曼容、仲長子光、高似孫之屬，不可勝舉。邵子亟稱《老子》得《易》體，或謂《老子》衰世之書，亦猶《易》之興於中古也。歷世久而更事多，其意危，其語激，第未見所謂與《易》合者安在。東嘉王幼潛讀《老子》而以其理合於《易》，因用《易》釋之，八十一章皆然，然非臆說也，蓋本於孔子。孔子見老子而歸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遂以孔子聲見老子。龍之說，莫備乎《易》。《易》卦首乾，乾純陽，陽德變化，故稱龍焉。六爻皆變化，故稱六龍焉。今夫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魚吾知其能游。至於龍，吾不知能

大能小，能出能沒，能明能幽，能上能下，老子之猶龍也。於其書首章知之，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出有人無，無即有，有即無，天道也，龍德也。以潛龍爲首，則不能見；以見龍爲首，則不能潛。何者？岐有無而言之也。惟時見而見，時飛而飛，時惕而惕，時躍而躍，時潛而勿用，天下無得覩吾之迹。時亢而有悔，天下無得累吾之素。動靜無常，陰陽無始，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故曰群龍無首吉，言其總龍德而莫知端倪也。謂之無則非無，謂之有則非有，此老子道德之精指，與《易》合者也。乾爲天，天玄而地黃。老子之玄即乾龍用九，乃見天則耳。荀子曰：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伸。劉劭曰：老子以無爲道，以虛爲德，是岐有無爲二，豈知老子？豈知《易》？豈知天哉？論老子合《易》者，不必蔓引，惟以《易》之龍，合老子玄而已矣。

說者云：有自然之龍，有蛇蠍化成之龍，知龍之自然，則知玄之自然，非強合也。或曰：老子終潛龍也。是自然彼其時有孔子在焉。老子可以勿用，孔子於淵龍曰，日可見之行；於田龍曰，天下文明。時舍也，舍之而能使天下文明，其曰可見之行，非時所能舍也。此孔子所以比老於龍也，此老子玄所以合於《易》乾龍也，此解老所以用《易》也。

人物概

海虞陳錫玄輯

《賴鄉記》曰：老子祠，在賴鄉曲仁里，譙城西出五十里。老子平生時，教化學仙故處也。漢桓帝修建屋宇為老子廟，廟北二里李夫人祠，是老子舊生宅也。

杜道堅《老子注》云：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為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道德經解序

四明沈蛟門著

萬曆丁亥春，一貫請告歸省，既獲命矣，會上方靜攝，未果辭，裝已入舟，邸中虛無書，玉山程孟孺手書五千言來寄，發而讀之，有會於心也，輒命泰鴻從旁錄。居數日滿紙，遂借諸家箋，參互而削成焉。成之日，次德州矣。蓋家大人素好《老子》，一貫還，患無所操以獻，藉手無味之旨，庶幾盡一觴云。自昔箋老子者何可數，以董思靖所記，蓋一百二十二家。思靖以後，予所睹記者，復六家。雖不盡存，可徵尚五十家也。味道者，各應心而會理。纂言者，或得意以忘辭。曲暢旁通，信以難矣。矧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雖聖人復生，能為中人語上哉！大道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古之茂哲多矣，而不能合孔、老之異同。有比而同者，輒傳會非倫，能服人口，不能服人心。吾惡知同之者是，而異之者非也。吾惡知異之者是，而同之者非也。何



也？凡言之爭，起於激，老子既欲絕聖棄知，絕仁棄義矣，何怪乎儒之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異之固宜。其尊老者又過，方外無論矣，儒者如蘇、吳、薛、王，納而附之儒不異，不惟不知孔，亦不知老。起老子而論之，其首肯哉！今一貫獨以老解老，而同異之際，使人自擇焉。嘗爲之說曰：孔子之道，中道也；老子之道，厚道也。厚者訛中爲分別，中者訛厚爲過情。要之，中可以治天下國家，而厚乃合天。孔子者中而未嘗不厚者也。學者祈得其中而至於分，如牛尾去薄不遠，以道佐之，庶幾其爲孔子。抑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今一貫五十加一矣，雖不敢望伯玉，又安知今之所是，他日不以爲非也。存諸家爾，安敢示人。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太子賓客、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四明沈一貫書

道德經序

上陽子曰：道始無名，德亦非稱。自伏羲畫卦，蒼頡創爻，玄龜龍馬，河圖洛書，文王重易，箕子《洪範》，皆存而不名。老子垂世，始強名之曰道。夫道之爲說，先天地而位天地，始萬物而育萬物。草木根實，非道不生。胎卵濕化，非道不產。道果何物也？其可見乎？而功用若是。其可捉摸乎？而造化若是。其可思議乎？而變通若是。自老子一指出，一強名之下，千古之上，此道得老子以明。萬世之下，此道以老子爲法。天以清，地以寧，三光以明，萬物以榮，聖人仙佛以修以成。噫，道果何物，而若是其大也！孔子與佛，皆明此道，非別有一道也。後來乃分三教，儒者不明。曾子、子思之相授受。是何事，卻猜之爲日用常行。釋者不能明心見性，只得念誦頑坐。道則不究金丹竅妙，以爲焚修法術，皆非道也。蓋未有授受耳。

道之爲物，通炁而生氣，復資氣而育炁。天地萬物，未有非炁而自生育者。然吾所謂炁，卻非天地呼吸口鼻往來。要知是炁之名，須究內外之道。炁之在外者曰黑鉛，即金丹之道也。佛云摩尼，儒語仁義，道曰金丹。三教大聖，必用是炁，而後方能成佛作仙。即此是道，非別有一路也。炁之在內者曰黑汞，即修定之道也。道名踵音，儒謂中和，釋云世音，即自然之道。三教大聖，必用此道，故名雖殊而道則同也。是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昔者老子西游，關令尹喜，知爲聖人，迎之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老子乃注五千餘言而去。其著書處，今京兆盤屋縣終南山宗聖宮是也。此書留世，始以《老子》名，分上下二篇，真人鄭思遠標注八十一章之目，唐賜號曰《道德經》。古今解注，何啻百人。惟河上公所釋，以授漢文帝者，語淡意深，今難得其真本。經中大意，第一章顯而出之。了具眼者，於此早分利鈍。夫道也者，本無名無爲。且名既有，復

不可常名，則無爲而無不爲也。故三十八章曰：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熟於道德者，體無爲而無不爲也。無爲者無以爲也，無不爲者有以爲也。爲是道者，慧饒顏閔，必待師傅。建言有之，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上陽子曰：豈古然哉，於今爲然。蓋不可識，則不可見，不可見則不可思議捉摸。我師緣督真人，受鍾、呂、王、馬之旨，南獄一面，悉拜。其授致虛，年甫四十，雖居林泉，癖嗜詩書。嘗謂寂滅虛無，其說杳冥澹詭，蒙師一指，芒刺脫然，眼下便見。方知腳跟原踏實地，猶如空中浮雲忽散，寶月光明。並得所解《道德經》，焚香啓視。至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早是性命雙題，愈覺渾身是汗。坐對老子坐，行共老子行，佛祖在腳跟底立。似三界中我的最尊，超然有何生死，則三清劍，五獄冠，有與無，物與竅，朱里汞，水中銀，日烏月兔，雌雄黑白，以至金剛口幢燈籠，

佛殿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百尺竿，西江月，竹麻荏葦，棒喝照用，恒河沙，無量佛法，莫不皆是。見了悟了，日夕照覷，大機大用，有時得到休歇之處，尤爲快活。何以故？只爲此老雙關二意，直要世人明了爲期。且道同出，卻不同人。同出又不同沒，只一已是強名，況復云此兩者。其下重云，眾妙之門。聖人無空言，一字是一箇鐵羅漢點檢將來。卻是大路傍草里有兩顆驪珠，尋常人都直驀過了，明眼人一見圓陀陀光燦燦，收拾隨身去，豈不欣然。何哉？蓋今世人只是看經，卻不觀經。聖賢仙佛，留下經書，要引世人皆爲聖賢仙佛。一切常人，不明其意，朝念暮誦，以爲祈禱，更不於中究竟生死一件實事。抑何愚哉！猶誨人醫指，以訣云左心、小腸、肝、膽、腎明了的，便以此而脉人之脉，不必勞誦千遍萬遍。若病不瘳，只誦此語，須感得叔和立現，復奈之何。經書亦然，若看而不觀，亦猶有病之誦而不瘳，看者但了其事，觀者要了其義。了字則訛了舌頭，

了義則坐斷舌頭。訛了非了，坐斷是了。不了的是人，了的是聖賢仙佛。喻如《金剛經》云：佛說非身，是名大身。六祖釋云：色心雖大，內心量小，不名大身。法身雖小，內心量大，等虛空界，方名大身。色身雖如須彌，終不爲大。此欲世人早明色身、法身二事，若只口誦，不觀其義，輪回生死，何有了期。三教聖師，立言垂訓，皆欲接引方來。非各門異戶，以相水炭者。師授是經，俾之續其言外之意。上陽子曰：大哉五千餘言，多以天下、國家、用兵、治民之說，以翼其道。然以之平天下、治國家、用兵、使民，無施不可。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瑩蟾子有治道、丹道、兵機、禪機之說也。將以無爲之道，奏之於吾皇，以傲陶唐無爲之治也。其將以有爲之道，告之於宰輔，行治平日新之德也。其將以無不爲、有以爲之道，訓諸學道之士，以修金丹也。得此道以無爲而治天下者，漢文帝之謂也。得此道以佐漢而定天下者，張子房之謂也。



得此道而其鬼不神者，張輔漢之謂也。得此道而善攝生者，許旌陽之謂也。妙哉是經！其言父則言教父，母則云物母，此其謂道德也。其旨意先有爲而後無爲，非蠢然無爲也。本道德而後仁義，非毀於仁義也。尚仁義而後禮，非棄於禮者也。如恍惚中有象有物，杳冥中有精有信。不貴難得之貨，此皆有指大道，顯露玄機者也。經內隱八十餘異名，如眾甫、神紫、玄牝、橐籥之類。蓋深注意於道，使後人從是而悟，因體而入，因人而有爲。有爲者，即金丹也。噫，後人之峨其冠者，不明玄牝竅妙之門；曳其裾者，不修無爲有爲之道。使彼之有目者，視之爲異端之教。彼之有口者，呼之爲異端之徒。而世之明敏器識之士，甘與彼之下愚，或躋或躡，奔競是非，至於老死而不知有神仙之道，惜哉！且三教聖賢之所建立者，始焉莫不各有其道，而繼之者，特未善也。老子者，聖人也。太上者，巍巍尊居三清之境，以生育天地，運行日月，宰制劫運，終始

萬物爲心，其視天下民物，一不安者若己有之。中下之人，恣其狂愚，不知源流，妄誕詆誹，謂彼之非聖人者，因譴，益彰惑之甚也。謂此之歸太上者，因福，是未得其道也。原其著此書，甚欲引道修行之士，以成真人，使天下有以匡世救劫者也。始降魔斬蛟，平潮彌災之事焉。然悟者自悟也，述者自述也。悟也者，因緣時節之來也。述也者，宿昔所未種善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此大道之綱常也，萬世之不可易也。降魔也，斬蛟也，此道成之事也，適時而造就其功也。老子之道，即金丹之大道也。夫金丹之道，先明三綱五常，次則因定生慧，綱常既明，則道自綱常而出，非綱常之外而別求道也。是謂有爲，故云和其光，同其塵也。乃至定慧圓明，是謂無爲，故云知其雄，守其雌也。道至無爲，則神仙之事備矣。知此經者，則明其道。故曰：太上，不知有之。不知者則辟其語。故曰：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令遵師訓，因並釋之，每章

就下轉語。夫如此者，特爲此老垂一雙方便手，爲天下人具一雙智慧眼，垂手接濟迷途，具眼者早自明了，使人人回首，物物知歸畏生升仙，必有真實根器的。至順辛未季秋三日，紫霄絳宮上陽子觀吾陳致虛序。